



编者寄语

《必须让“成果”站出来说话》,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个慢工出细活的事。似老农翻土播种浇灌,历四季方得收成;学者扎进故纸堆考证调研,积日夜磨观点成正果。

《重复的力量》,成功就是把简单的事重复做。不贪多求快,在重复中夯实基础——这或许正是推陈出新的真正密码。

《看似寻常最奇崛》,在貌似简单的事情背后,有着“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艰辛磨砺与“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心孤诣。

《棟枣树下》,匠人吹去粉末,精巧的鹤嘴锤便派上了用场。使用小锤是件巧活,准确性、分寸感都要拿捏到位,然后用腻子不慌不忙、耐心细致地做一番修饰。在破立之间,一个物件又重生了。

《天工开物》载,匠人以金刚钻在瓷裂两侧钻孔,铜锅如星子锁合残片,生漆调灰填补——此“破立”之技,与宋代哥窑“金缮”异曲同工。当铜钉在茶盖裂纹上织成星图,破碎竟成了比完璧更珍贵的美。

敦煌画工深明其理。从北京雍拙到盛唐飘逸,每代人在飞天粉本上添一笔新意,千次勾勒让壁画衣袂飘成不谢春风。

博物馆里,汉代错金铜樽的金线细如发丝,唐代金银器的缠枝纹纤毫毕现,道尽“看似寻常最奇崛”的真谛。

明代计成造园,每块铺路青石皆凿不同凹槽,看似重复的铺陈里,暗藏“步移景异”的玄机。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刘禹锡笔下淘沙人俯身河渚的剪影,恰如宋代《营造法式》中“磨砖对缝”的匠人——一块城墙砖需经七七四十九次打磨,棱角方如墨线裁就,与邻砖咬合处严丝合缝,如琴瑟相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此语道破天机。

重复,是“两句三年得”的苦吟,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注脚,是时光酿蜜的蜕变。

王羲之临池学书,染黑一池清水,方悟“永字八法”;怀素种蕉练字,写穿万叶蕉叶始得狂草神韵。

《诗经》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哪一道不是工匠在范模上勾勒千遍?

当纹线细如蚊足、睫毛凝着威严时,重复便成了刻刀,将粗糙凿成永恒。

正是——精工未可追时利,铁杵千磨始见锋。百炼精钢非一日,寸心恒守见真章。

且听风吟

七秩初度暨入党50周年感赋

陶国琪

(一)

七秩欣逢盛世春，
回眸往事忆犹新；
立身须有为民志，
处世当怀赤子心；
皓首尤知华夏好，
毫厘初记党恩深；
吾辈有梦真情在，
抖擞精神再启程。

(二)

青春夙愿志方酬，
在党光荣五十秋；
誓言牢记天道义，
宗旨践行展壮猷；
情倾岁月铸风骨，
意献年华作老牛；
风雨兼程一路走，
明灯永远亮心头。

(三)

半世回眸步履匆，
党旗引路力无穷；
历经苦难豪情壮，
饱蘸风霜正气浓；
岁月消磨双鬓染，
年华付与满腔红；
此生笃定为民志，
余热报国乐其中。

(四)

七十初度勿言愁，
往事如烟似水流；
热血一腔使命担，
誓言半世壮心献；
人生有限行正道，
学海无垠任畅游；
盛世欣逢精神爽，
融融爱意映神州。

必须让“成果”站出来说话

牛学智

大稽吗?个人主观经验,怎么能成为评估智能时代人文社科前沿成果的标准呢?倘若认真追问,这恐怕才是导致某些领域始终落后封闭的深层原因。

国家提出“破四唯”,正是直击问题的症结。说白了,就是要将学术评价的重心,从“帽子”“牌子”等表面指标,转移到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上。给学术成果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从学术创新、社会影响、应用价值等多个维度打分,才能让那些真正有价值的著作、论文浮出水面。就像给庄稼施肥,找准根才能让禾苗长得壮。当学者不用再为评奖四处奔波,不用为了“帽子”焦虑,就能把更多心思花在研究上,这样产出的成果自然更有分量。

但在现实中,一些地方还是图省事,抱着“唯奖项、唯荣誉”的老路子不放,甚至直接把奖项、荣誉等同于学术标准本身,结果便可想而知:有

的学者刚评上“XX专家”,就把研究抛在脑后,等着退休养老;还有的人把精力全用在经营关系网——论文靠拼凑,课题靠包装。反观那些在偏远地区默默研究地方文化的学者,在基层调研乡村振兴的青年才俊,他们的成果因为缺乏“奖项光环”,常常被埋没。这种重表面轻实质的评价方式,如同给文化沃土覆盖了一层水泥板,越压越实,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越是落后,越依赖简单粗暴的评价标准;越依赖,越难孕育出真正的学术成果。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人文科学研究就是给这棵大树培土浇水。只有让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成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才能让这片文化沃土重新焕发生机。当每一份耕耘都能被看见,每一份智慧都能得到尊重,我们才能盼来文化兴盛的满园春色,才不至于为“孔雀东南飞”或“人才结构失衡”而四处叫苦。

灵犀

前些日子,小区举办包粽子比赛,6号楼的吴大妈包粽子的手艺,技惊四座。

只见她双手将两片粽叶叠成漏斗状,舀进两调羹糯米,用筷子插紧,抽出后卡在漏斗口,用力一抹,三角形轮廓瞬间分明;随即抽掉筷子,左手移近捆绳,右手顺势系住圆柱棕身,反手一绕,又牢牢系紧三角形粽头。从拣叶到捆好,一个粽子前后不过几十秒,看得周围人目瞪口呆。

众人欣赏着吴大妈面前垂下的串串粽子:每一个绳系处都捆出深深凹痕,看上去如着绿袄的小妖,束着腰,露出圆鼓鼓的胖腿肚,大小、形状分毫不差。大家纷纷央求吴大妈开办包粽子培训班。

她却笑着摆手:“我包了一辈子粽子,不过是重复做同一件事,没什么技术含量,不值得学。”我由衷感慨:“大妈,您出彩的不是包粽子的动作,而是在重复中追求更好的那份坚持啊!”这话似乎说到了大家心坎里,邻居们纷纷点头称是。

水滴石穿本是自然现象——水受地球引力下落,却因持之以恒的冲击,最终让坚硬的石头为之改变,展露出彩的力量。磨砺铁具司空见惯,但能把铁杵磨成针的执着,却总能引发石破天惊的赞叹。看似简单的重复劳动,实则是意志力与忍耐力的一次次锤炼,是信念与认识的一次次拔节。没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豁达与坚韧,难以将重复之事做到极致。

《诗经》里很多篇是一唱三叹,在重复的形式下,情感与意境如旋梯般层层走高,终至巅峰。重复是对意志力的锤炼,对专注度的考验,对信念的坚守——它是破茧成蝶前的必经之痛。

有人说:“成功就是把简单的事重复做。”的确,简单事重复做、用心做,才能发现背后的不简单,创新的萌芽正在于此。任正非曾言,华为的成功可用一个“傻”字概括:“傻”在30余年坚持只做一件事——坚守实业,专注ICT领域,而不像其他企业盲目涉足房地产或资本运作。唯有将一件事反复做到极致,才能成为行业领跑者。

不贪多求快,在重复中夯实基础——这或许正是推陈出新的真正密码。

重复的力量

王玉立



夏风 吴庸

鉴赏

看似寻常最奇崛

刘 敬

获得一纸学位,又凭着高中语文教师资格走上三尺讲台,但这些年每每回望,依然“心有戚戚焉”——盖因诗词古文的默写、赏读属中高考必考题型,我生怕自己囿于水平而无意做出“错讹”解读,影响学生的分数与前程,更怕他们由此丧失对诗词歌赋等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热情。而纵观我通过各种渠道选购、搜集的诗歌品读、赏析类书籍,这本《尚永亮说唐诗》无疑是最系统、最深入且最全面的。尚教授说:“讲课是一门艺术,能不能把课讲好,不光在于口才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知识面的广狭,其中最重要的,我以为还在于能否授人以渔,让听者既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改变思维,举一反三,由此养成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的,能授人以渔,使读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此书即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实际上,这是一本“易读”之书,且有趣有味。我以蜗牛行进般的速度“啃”完这本书,原因在于我学问根基浅、接受能力弱,而我又偏偏想细嚼慢咽、消化吸收。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日常而言,我虽素喜古典诗文,亦好信手涂鸦,但因这本书属于实实在在的“专家论道”,在我固有的认知里,以为其必是空洞刻板、条条框框、枯燥乏味的“掉书袋”之作。今掩卷

细思,委实是我狭隘而无知的偏见——全书从“说声律”开篇,至“说诗画”完结,除“论述比兴、剪裁、情景”三讲为单设,“说语言”与“说诗画”分为三讲外,其余“说立意”“说结构”等六方面内容均作上、下两回来讲。

之所以说“易读”,实因这样一本理论著作,作者却以生动形象而又典雅洁净的语言“随口”道来。他的“说”,似少数所谓的“专家”在台上兀自“天花乱坠”,全然无视台下观众的“一头雾水”;他的“说”,广征博引却又深入浅出,毫无琐碎之嫌;他的“说”,专业精到却又如数家常,化繁难为简易。

比如,作者认为“李贺写诗在语言运用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字词狠重”,就其诗歌意象而言,可归结为“绮丽迷幻型”“阴森恐怖型”“瘦硬残败型”与“冷艳凄迷型”,然后分类例说,令人忍俊不禁又茅塞顿开。

王安石有诗云:“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在此书中,作者坦言:“我很少单独去讲述抽象的理论,也尽量避免孤立的作品赏析,而是试图把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对作品的具体分析结合起来,让同学们以理论为线索,顺藤摸瓜,获得对作品艺术特点的深入解会,并围绕作品的艺术特点,把握唐诗的某些创作规则。”

棟枣树下

马 浩

人所栽,或许是野生的,没有归属,自由自在地生长着,枝衍四方,荫翳一片,成了村人的集散地。除了刮风下雨,吃饭时总有人端着碗来此,或蹲或站,边吃边聊。

小时候,我常到棟枣树下玩耍。夏天,有风吹来,夹杂着棟枣花淡淡的香味。记忆中,还有一把高大的椅子支在阴凉里,椅子前放着一个柴火炉子,炉子上坐着一把黑黢黢的烧锅,烧锅上放着一只花陶瓷盆——那是剃头匠人的家当。剃头匠舀水倒在烧锅里,点火烧水,我曾帮着向炉子里塞小木枝,并非我勤快,只是觉得好玩。红红的火舌舔着黑黢黢的烧锅,火在炉子里呼呼作响,水在锅里吱吱乱叫。而今想来,那些画面还在脑海里浮现:水烧好了,倒进花脸盆中。做着这些活时,剃头匠就坐在椅子上等着。洗头是个技术活,如何把头发洗透,还得让人舒

服——就说“洗透”,如何个透法?估计与厨师口中的“少许”差不多,不可言传。头洗好之后,剃头匠从工具箱取出一把剃刀,刀刃在阳光下闪着寒光,有点“吹毛断发”的意思。

在棟枣树下,我也有无数次的剃头经历。不过,不用剃刀,用推子、梳子、剪子。我从没剃过光头,只是理发——村人不说“理发”,统称为“剃头”。

人多的地方方便有生意。棟枣树下,除了剃头匠常来擀地摆摊,还有货郎,以及扒盆扒锅的焯匠。“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原本指的就是焯匠,后来人们多用其引申义。而今提倡“工匠精神”,喊什么缺什么——匠的本质在心,不能急于求成,需有耐性,慢工出细活,焯匠便是如此。小孩子看什么都觉得有趣,看蚂蚁上树能看一天,看焯匠扒盆扒锅,就更觉新奇好玩了。

那时候,家中锅碗瓢盆之类的物件坏了舍不得扔掉,等焯匠来了修理。棟枣树下,焯匠的担子一落地,活就来了。焯匠的吃饭家伙是钻,钻分钻杆、钻头、钻弓。一般情况下,钻杆、钻弓是固定的,钻头要根据所焯的物件变换,大的可焯大瓷缸,小的可焯小扣碗子。焯匠在瓷碗上用钻钻眼,视裂缝短长估算用多少扒子。钻弓在他手中缓急有序地拉动着,钻头钻得瓷器嗤嗤作响。匠人吹去粉末,精巧的鹤嘴锤便派上了用场。使用小锤是件巧活,准确性、分寸感都要拿捏到位,然后用腻子不慌不忙、耐心细致地做一番修饰。在破立之间,一个物件又重生了。

深秋,棟枣树的叶落光了,枝头缀满了金黄色的棟枣子,在蓝天的映照下,如同挂在天地间的巨幅油画。棟枣子鸟儿喜欢啄食,尤其是喜鹊,还有村人唤作“喳喳子”的一种鸟,长相酷似喜鹊,差别在翅膀羽毛的颜色——喜鹊的羽毛黑白相间,而喳喳子是全黑的。小孩子则用棟枣子做玩具,把棟枣子捣成糊,捏成团,塞进一根长长的红布条,凝固之后,黑球拖曳一条长长的红尾巴,用以抛掷取乐。

棟枣树下,有太多美好的记忆。

